

## 《秋夏》

水泥地蒸腾的热浪扭曲了巷口的光线，空气黏稠得像糊住了肺管子。大暑，名副其实。我靠着滚烫的砖墙，指间劣质烟的烟雾在热浪里都懒得飘散。

巷子深处，几个影子围着个更小的影子推搡。

我没打算管闲事，这破地方每天都在上演弱肉强食，我自己也不过是其中一块烂肉。但那小影子被推得撞在墙上，发出猫崽似的呜咽，很轻，却像根针扎破了他麻木的壳。

一个女的声音，隐匿在一群粗暴的、挑衅的身影中。

妈的，晦气。我麻溜地啐掉烟头，烟蒂在滚烫的地面上滋啦一声短响，像自己绷紧的神经。活动了下脖子，骨节咔吧轻响，像老旧的机器预热。巷子里的影子们都看见我，动作顿了顿。

欺负女的很光彩啊！

墙砖的粗糙颗粒摩擦着后背，汗浸湿了薄薄的校服。那些声音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，嗡嗡作响，听不清具体在说什么，只感觉到恶意像黏糊糊的触手缠绕过来。好热，空气像固体一样压着胸腔。忽然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轮廓堵住了巷口刺眼的光。

影子像一尊被热气熏得变形的石像，沉默地站在那里。那些围着我的人影似乎僵住了。然后，影子动了，动作不快，甚至有点懒散，但像一块投入死水的石头，瞬间打破了凝滞的窒息感。混乱的肢体、模糊的痛呼、飞溅的汗滴……世界在眼前旋转、碎裂又重组。一只温热粗糙的手抓住了我冰凉的手腕，力道很大，带着不容置疑的蛮横，拉着我冲出了那条令人窒息的巷子。风扑在脸上，是热的，却带着一丝流动的生气。抬起头，只看到他绷紧的下颌线和汗湿的后颈。

那女生的手腕细得硌人，像一截易折的芦苇。拉着她跑的时候，她几乎没什么重量，像个轻飘飘的影子缀在身后。我把她拉到学校后面废弃的自行车棚阴影里，松手，喘着粗气。仔细看了看。

妈的，这不是学校有名的傻子秋夏啊。据说有什么抑郁症。为个“傻子”打架，他脑子也进水了？他瞥了她一眼，她头发乱了，脸煞白，但眼神有点不一样，不再是那种空洞的飘忽，而是……像受惊的小兽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女的真他妈麻烦。

下次绕道走。我硬邦邦扔下一句，转身就走。

……谢谢。

我脚步顿了顿，没回头。谢个屁，老子就是看不惯那帮脑残，不是雷锋。

你叫什么。

管得着？

……我依旧看着他。我一定要知道。

我突然觉得如果不说她会一直缠着老子，如果说了——她爹是条子队长。怕啥子，老子救了人还敢抓老子？

田穆，满意了吧。靠，打架从没输过，如今输给了一个傻子。

自行车棚的阴影是凉的，带着铁锈和陈年灰尘的味道。田穆的背影很高，肩膀宽阔，把刺眼的阳光挡在了外面。他的呼吸声很重，带着一种野性的力量感。那句谢谢溜出口，轻得连自己都听不清。他停了一下，没回头。我却觉得，这片阴影里，残留着他身上混合着汗味和烟草的味道，并不难闻，反而有种奇异的安定感。像一块棱角分明、会扎人但很真实的石头。偷偷弯了弯嘴角，世界边缘那些嘈杂的、模糊的噪音，似乎暂时退远了一点。只有他刚才那几句硬邦邦的话，清晰地留在空气里。确诊抑郁这么多年了，第一次笑。

转眼开学了，重新分班，田穆和我分到了一个班。

日子还是那副烂德行。但秋夏像块甩不掉的口香糖，不知怎么就黏上了。她会在放学路上远远跟着他，像条迷路的小狗；会在他翻墙逃课被值班老师逮个正着时，突然冒出来说她找老师有事，笨拙地替他解围；会在我趴在课桌上睡觉时，偷偷在桌角放一颗包装纸皱巴巴的水

果糖。

操。我每次都恶声恶气地轰她走，把糖扔回去。可她下次还敢。我烦躁地发现，那空洞的眼神落在自己身上时，似乎有了点温度。这感觉让老子浑身不自在，像穿了件不合身的衣服。更让我不安的是，自己竟然没有被讨厌。他妈的，老子可是田穆！我愤怒地对着墙上自己的影子挥了一拳，影子沉默着裂开。

田穆像一团暴躁的、随时可能炸开的乌云。他的世界是灰色的，充满粗粝的棱角和危险的边缘。但秋夏觉得，这片乌云边缘有时会漏下一点点奇怪的光。我也看见过他用树枝赶走追咬流浪猫的野狗；也看见过他把抢低年级学生钱的混混堵在墙角，把钱抢回来塞回那小孩手里，然后踹了那混混一脚，骂骂咧咧地走了；也看见过他对着一个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的鸟窝发呆，最后笨拙地用铁丝加固了一下。这些碎片在我混乱的感知里异常清晰，像黑暗中闪烁的萤火虫。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些萤火虫收集起来，笨拙地靠近那团乌云，哪怕被他的雷声吓到，被他的雨点淋湿。那颗皱巴巴的糖，是我混沌世界里最甜最亮的东西，真想分给他一点。他扔回来，那就再捡起，揣回兜里，下次再放。这是秘密仪式。

天没那么闷了，偶尔有风穿过树叶，带来一丝丝凉意，但阳光依旧毒辣。立秋？骗鬼呢。老子他妈差点死了！

上午放学秋夏刻意从老子旁边走过，塞了块糖，就像往常一样。

我不耐烦地拆开，取出糖，毫不客气地塞在嘴里一口吞了下去，准备把包装纸团成球，练练投篮技术。可是突然发现纸上多了一行秀气的字。“中午，自行车棚。”

妈的。去了。

她站在那，握着一个信封，犹豫地站在老子的自行车前，看见老子来了，眼神本能地躲闪了起来。最后悄悄把信封放在我的自行车座上，低着头走了。

田穆走上前去想叫住我。

秋夏！

站住！

……爸！

那个穿警服的男人，秋夏她爸，像一堵冰冷的高墙，横亘在我和秋夏之间。男人的眼神像刀子，刮过田穆身上每一寸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、厌恶和警告。

离我女儿远点。声音不高，却像淬了冰。

我梗着脖子，没说话。他知道，在这男人眼里，老子就是一滩臭不可闻的烂泥，会玷污他纯洁得犯傻的女儿。我握紧了拳头。

秋夏被男人紧紧攥着手腕，拖走。她回头看我，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慌乱和哀求。

我别开了脸。操他妈的条子！操他妈的命运！

心中什么东西咯噔一下，像是打火机点燃了一根烟。

信封还在。我想抽一口。

爸爸的手像铁钳，攥得我手腕生疼。他的声音又冷又硬，砸进耳朵里，让世界再次变得嘈杂模糊。我被拖离田穆身边，像被拖离一个唯一的避风港。我回头，想抓住田穆的目光，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但他转开了脸。那瞬间，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“咔嚓”一声碎了，比玻璃更清脆，更冰冷。爸爸的声音还在继续，严厉地警告，语重心长地劝导，像无数根针扎进她混乱的思绪里。我只捕捉到几个词：危险、垃圾、保护我。田穆……是危险？是垃圾？那些乌云边缘漏下的光，是假的吗？我缩在副驾驶座上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，看着倒车镜中的自己，感觉那个有水果糖味道的、有棱角石头存在的世界，正在崩塌、远离。好冷。

几天没见秋夏。听说她请假了。我心里那点火星彻底冷了，只剩下灰烬和一种被踩到尾巴的野狗般的暴戾。我把自己沉入更深的泥潭，打架、抽烟、逃课，变本加厉。

直到处暑那天傍晚，我又在一条更深的巷子里听到那熟悉的、带着惊恐的呜咽。几个上次吃

了亏的混混堵住了她，眼神比上次更狠。

没人保护了？

傻子，把钱乖乖交出来！

别以为你爸能保护你！

救我。我知道你就在边上。

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血液全冲到了头顶。世界瞬间失去了声音，只剩下眼前那几个模糊扭曲的人影和秋夏惊恐的脸。我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困兽，咆哮着冲了过去。拳头砸在肉体上的闷响，骨头断裂的脆响，自己的嘶吼，对方凄厉的惨叫……混乱中，他抓起墙角半块断裂的板砖，朝着一个揪着秋夏头发、狞笑着的脸狠狠砸了下去。时间凝固了。温热的液体溅到他脸上，带着浓重的铁锈味。世界的声音猛地灌回来，尖锐的警笛声由远及近，像冰冷的锁链缠绕过来。颤抖的脸只看见秋夏瘫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如纸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里面倒映着他扭曲的、沾满血污的脸——一个真正的流氓，一个失控的怪物。

黑暗的巷子，扭曲的面孔，恶意的笑声像无数只苍蝇在脑子里嗡嗡乱撞。绝望像冰冷的潮水淹没了她。然后，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撕裂了黑暗，像一道狂暴的闪电劈了进来。

田穆！

但这一次，他不再是带来生气的石头，而是一团失控的、毁灭性的黑色风暴。我看到他眼睛赤红，听到骨头碎裂的可怕声音，看到砖头扬起又落下……血。很多血。刺目的红色在我混乱的视野里炸开，像一朵邪恶的花。警笛声尖锐地划破空气。我瘫在地上，动弹不得，只能看着田穆被几个穿蓝色制服的人死死按在墙上，粗暴地反剪双手。我想帮他，叫爸爸不要抓他？他的脸贴在粗糙冰冷的砖墙上，侧过来，眼神空洞地看向她。那眼神里没有愤怒，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片死寂的灰烬，比任何黑暗都让她窒息。她张了张嘴，想喊他的名字，喉咙却像被滚烫的铅块堵住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穿蓝制服的人中，有一个身影异常高大、僵硬。爸爸站在那里，脸色铁青，眼神复杂地看着被按住的田穆，又扫过她，那眼神里有痛心，有失望，还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沉重。他嘴唇动了动，最终只对押着田穆的警察说了一句：“带走。”声音干涩，像砂纸摩擦。

爸，他救了我。

他差点杀人了。

警局审讯室的空调开得很大，冷风嗖嗖地往骨头缝里钻。露水了？我后知后觉地想。手腕上的铐子冰凉沉重。我低着头，看着自己沾着干涸血迹的指甲缝。秋夏那张惊恐惨白的脸，还有她父亲那混杂着厌恶、愤怒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的眼神，在眼前交替闪现。外面隐约传来对话声，是那个警察队长在跟别人说话：“……秋夏受了惊吓，已经送回家了……那小子，田穆，致人重伤，性质恶劣……还没成年，但是可以判刑了……”我扯了扯嘴角，想笑，却只尝到一股浓重的铁锈味和苦涩。英雄？狗屁。我不过是一条被逼到绝路、最终咬死了人的疯狗。她给他带来了一丝凉意，也把自己送进了禁忌的深渊；他毁了她最后一点安宁，也把自己彻底钉死在了烂泥坑底。窗外，天色暗沉，一丝真正的凉意顺着窗户缝隙钻进来。夏日的酷热，终于彻底过去了。我听到自己的名字在冰冷的空气中响起。

田穆，抬头。

我缓缓抬起头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
秋天来了。

多年之后的立秋，田穆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改判有期，终于释放。他出狱后，抱着曾经的一些物品，看着空无一人的监狱大门缓缓打开，又缓缓关上，心中泛起了一团雾。他套了套行李，想找一包烟，或者一点钱，却翻到了一个信封。他拆开看了看，笑了笑，又塞了回去。走在城市大街上，看见曾经一个小弟。小弟走上前，和大哥驱寒温暖。

最近有一票，要胆子大。

妈的。去了。

我看着窗外，笑了笑，走了。卧室里是苯二氮的气息——不，那是最甜的糖。桌子上是一张多年前的报纸。

某中学一学生致人重伤……

又是多年后的大暑，我独自坐在夜总会的顶层，周围是一群小弟如众星拱月般给我敬酒。我只觉得很聒噪，想那年大暑一样。

田哥，你说你现在也是个地头的老大了，为什么不找个媳妇呢。

对啊大哥，男大当婚啊。

这地儿这么多好的不是随便您挑啊。

据说田哥之前受过挫？

别乱说……

我没理他们，顺手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糖盒，打开盖子，取出一块糖，拆开，取出糖，塞在嘴里，把包装纸团成球，熟练地扔到垃圾桶里，慢慢咀嚼着糖的味道，看着糖盒底下压的一个信封。

哟，老大还有这爱好？怪不得前些年在这个糖厂倒闭的时候把糖厂买下来了啊。

是啊，这糖确实不错，可惜现在很少有做这么实诚的糖厂了。

他笑了笑，盖上了盖子，放到抽屉里，锁上了锁。

来，敬酒！

他的酒杯下的玻璃下面压着一张多年之前的报纸。

一女子在卧室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，警方正在调查中……

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淹过讣告照片，玻璃杯底像块墓碑压住她最后的名字。